# 堅瓠集

# 堅瓠餘集卷之三目錄

郗鼠符　宗髮

水為火禽即獸　毛龍

雙頭雞　賤人未可苟合

猨子　夏翁有識

決黠僕　沉竹籠

杖樂工　去處去

呼石得水　雷異

山分移　韓侂胄墓

宋書異同　行馬
轅門　寡人
尾微通明　過海封王
五國城　奇計刦敵
天女使　天女相偶
女子墜庭　竹中人
避役　擊甕
擔生　蛇吞鹿

# 堅瓠餘集卷之三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 陳學究

子蕃雜錄宋太祖生西京夾馬營中營前有陳學究失其名聚徒設教太祖幼時嘗從受學頗得其益後又與趙學究往還即趙普也及舉大事二人俱在左右然太祖但與趙討事陳不與也至踐祚用普爲相

而愬不及陳陳仍于陳州聚徒設教太宗判南衙時召之來贈以金帛而遣之中途盡爲盜刼去生徒日衆至不免飢寒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集其門館之驛舍一夕醉飽而死兩學究同遇眞主于龍潛之時而命運不同如此然太祖之待舊師殊欠厚道

眞宗游洞天

行營雜録宋真宗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入對便殿帝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諸臣及二三内侍入一小殿庭中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帝先入諸臣從行初覺昏暗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瑶草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一道士貌奇古出揖帝禮甚恭帝亦敬答之

既而開筵邀飲揖帝坐上席帝遜謝再三然後坐諸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談皆微妙之旨其酒肴皆非人世所有鸞鶴舞庭際笙簫振林木至晚乃罷道士送出門謂帝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諸臣請問此何處帝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諸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再往不知何術以致此也

南雄淫祠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曰聖

姑師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

彭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

意欲毀之而未言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

迎候甚恭彭問曰子未有宿契子何自知

之生曰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

甚悉特遣相候耳因言聖姑之神異以感

勳之彭益怒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爲遺火以焚焉生又夢聖姑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爲我言之否則吾亦能爲之禍一二日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與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彭任之數日其叙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聞之益怒遂投炬爇之後子及婦相繼皆死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彭竟無

惡生聞之一夕復夢聖姑因詰其言不驗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彭公貴人前程遠大何敢犯耶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為師儒表帥仕終按察副使

少林寺僧

今人談武藝輒曰從少林寺出來昔唐太宗征王世充用少林寺僧衆破之其首功

十三人最者曰曇崇封大將軍次論功封
爵有差有不願官者賜田四十頃聽其焚
修給勅護寺是以拳勇之風至今不替因
思楊業為宋名將累擢契丹兵至號為楊
無敵其家子孫人人驍勇後為王侁所誤
陷敵被擒不食三日死今人但稱楊家將
而子孫泯滅無聞少林寺之名獨傳世有
千年僧寺無千年宗族信然

妓飛入火爐

廣辟奐唐末蜀人攻岐還至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宗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床寢息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救之衣服並不焦灼又見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昏迷失音親吏傷增告都招討使王

宗儔宗儔至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損詢之皆云被胡僧提入火中宗信大怒召諸僧至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鞭之數百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炙之宗儔知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遂解其縛使逸去

三角碎瓦

茅山道士陳某遊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

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既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練條貫之燒于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懷去衣被乃得寢天未明而行則寒冷如故矣

煖金盒

進士張無頗遇袁天罡女大孃授藥以煖

金盒盛之曰寒時但出此盒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金盒乃廣利王宮中之寶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烟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唐內庫有七寶硯爐每至冬寒硯凍置于爐上不勞置火硯氷自消

## 牛生奇遇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宿生見而憐之要與同食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空腹已行百餘里矣遂飽食臥于床前其聲如雷至五更其人謂生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宜使耳深娓昨夜一

餐今有少報可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生與之令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看數頁即書兩行如此三度求紙封之書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付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即焚香以次開之視君或可免郎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生緘置書囊中及至京止客戸坊貧甚絕食忽憶此書遂開第一封上云可于菩提寺門前坐自客

戶坊至菩提寺有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
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
未定一僧自寺內叱生曰雨雪連綿何爲
至此若凍死豈不相累耶生曰某是舉人
至此値夜昬借寺門前一宿明日當去僧
云不知是秀才可進宿也既入僧設火具
食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
生曰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

不謬僧告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在此絕不來取某年老一朝溘逝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生先取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頓爲富人後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生如言詣張氏獨止一室下簾而坐有數少年上樓來中一白衫人坐定一人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力不及也一人

日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生知其登及第矣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終

羣鬼面衣

陸餘慶少時嘗冬月于徐亳間夜行左右以囊槖前往餘慶緩轡從之寒甚會群鬼環火而坐慶以爲人下馬就火訝火㷄熾而不煖慶曰火何冷可爲我脫靴群鬼不應但俯而笑慶顧視之見群鬼悉有面衣慶驚馳馬而去其傍居人謂慶曰此地有鬼爲祟遇之者多斃郎君無所驚懼必福助也後果富貴

甌水爲醪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從人不知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無人聲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誤墜在此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已爲芳醪矣上喜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卽帝位

琢雪為銀

女冠耿先生於大雪中南唐後主戲謂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耿曰能乃取雪削之為銀錠狀投于熾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于地及冷鑿然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觀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時傳先生所作雪銀甚多

菊花仙

夲堅志嘉州士人黄棠博學能文謂取功名如拾芥肄業成都府學學有菊花仙神祠傳爲漢宮女諸生求名者影響答之棠嘗夜讀見美女立燈下棠驚問汝何氏槩至此女笑曰吾乃菊花仙以君今與當高第故來報喜初任郫縣主簿宜勉之遂不見是歳棠獲鄉薦赴部試至郫縣境憩逆

旅有負水至者棠酌飲之又傾其餘以濯足負者曰村疃之水數里行汲得至此飲尚不敷忍用濯足棠怒曰俟我為主簿當治爾及試失利復入學見女於廊下棠詢其言不驗女曰汝不能謹輕已告人且欲逞私憾豈汝容乎必欲成名須修德乃可棠自追悔省咎克責後一舉登科

月作異人

壽州唐中丞慶栖泊京都雇一月作八頭極專謹口不言錢冬日見臥雪中呼起撫寒色唐深異之後為鹽榷使過河中欲別歸唐曰吾方請厚祿得報爾勤勞又懇請唐固留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決脊二十唐救免不得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並無傷痕大驚遂下馬與語答曰某所不欲經

河中過者爲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帛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

却鼠符

僖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常大雪造酒家樂姓者求飲見主事者自云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爲鼠所嚙杜即令治淨室曰某有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至焚符鼠遂絕

宗彝

貴州思南有山形如甑名甑峯人跡罕到中有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高樹老者上居樹頂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菓實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方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此獸名虎蜼古人用以繪于衮取其孝也今解尚書者謂衮衣所繪

宗彝爲祭器其器上有虎蜼形故曰取其孝而不知宗彝即虎蜼也

水爲火儲即獸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熱水其色若火晝則冥冥夜則光照穴外雖波濤奔蕩而光不滅唐堯時其光爛起化爲赤雲日輝四映照徹百川蓋應火德之運也○舜崩于蒼梧之野有大

鳥從丹丘來口吐五色雲銜土成丘墳此鳥者應爲衛能反形變色棲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

毛龍

拾遺記南潯之國有洞穴極陰深中有龍體生五色毛唐堯時其國獻二毛龍一雌一雄乃置豢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絕禹導川乘此龍及水土平放之海

雙頭雞

漢武帝時大月氏國獻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二頭俱鳴帝置于甘泉宮更以他雞混之得其種而不能鳴人以爲不祥帝命送還其國行至西關雞反顧漢宮而哀鳴飛入雲漢不知所往時有謠云三七末世雞不鳴官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爲帝及王莽簒位有九虎將軍之號

賤人未可苟合

碣石剩談江西舉人能復禮美髭鬚自言平生未嘗與妓苟合蓋恐搆精受孕生男必為樂工生女必為娼婦父母之遺體淪於汚賤矣此言似迂而實中理後飲一士夫家兩行樂工排列有一未冠者面貌形體與主人甚相似異而問之樂工年長者此是誰家子工人云花生子有母而無父

已而咨訪主人曾與其母私蓋不肯認爲己子也

## 狠子

古稱狠子野心狠子非無本昔突厥爲隣國所滅止留九歲一子斷其手足棄於溝中有牝狼銜肉飼之後長與狼交生七子女以致蔓延其種故曰狠子○說儲阿史那子或狼生十男

夏翁有識

漱石閒談江陰夏翁巨家也嘗出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幾汙翁衣僮曰此人無狀盍執而撻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耶歸閱債籍其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此起釁翁折券免之人服其識翁與宜興徐文靖公溥連姻文靖書囑云傳語親家翁凡訟皆無害惟不可犯人

命翁盡服文靖之訓不忘云

決黠僕

宋羅點守平江有主訟其逐僕欠錢者審問得實而僕狡黠欲汚其主自陳嘗與主之侍妾通點知其誣乃判云奴旣負主錢又私其婢事雖無證即其自供合從姦斷責還所負外徒配施行所有妾使候主人有詞日另究聞者皆快之

## 沉竹籠

唐李福鎮南梁境內多朝貴莊產子孫僑寓其間相習爲非不聽官府檢束閭巷苦之福莅任命造大竹籠數具召其尤横者來問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輩藉如此地望而作如此不法事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痛懲賢親戚聞之必稱賞老夫也遂命盛以竹籠投之漢江曰若輩生

不受撿束死當被牢籠由是衆皆惕息

杖樂工

天寶中梨園子弟有阿雛者善笛頗被寵眷怙勢橫行犯法當死洛陽令崔隱甫捕之雛走匿禁中乞哀于帝帝乃以他事召隱甫入對雛在帝側帝指謂隱甫曰就卿乞得此人否隱甫免冠奏云陛下此言輕官法而重賤工也臣請罷職再拜欲出帝

笑止之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內侍挽雛出
隱甫卽坐廳事杖殺之俄有勅釋放已死
矣乃賜隱甫絹百疋以旌之

去處去

唐李紳鎮江東用法嚴明境中龜山寺有
放生魚池僧因以爲利廉察使某公在任
日題詩勒石于池畔云勸汝僧人護此池
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

浮生得道時紳偶游寺見詩笑曰僧若有
漁色之事即當投之鏡湖後僧有犯者竟
縛而沉之湖中且作詩爲戒云汲水添池
活白蓮十千鬚髮盡生天庸髭不識慈悲
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寺僧有黠而辯者欲
以因果勸諭儼然造謁紳問阿師從何處
來僧荅曰貧僧從來處來紳即予以杖而
遣之曰任汝從去處去

呼石得水

夔峽左巖上題聖泉二字有大石名洞石
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
出嘗有貴官過此禮拜之命僕人呼云山
神土地行人渴甚乞賜水呼久不應土人
云不當如此呼乃代爲呼云龍王萬姓渴
矣于是水隨聲至時冬月雪下而水温如
湯土人云夏則冷如氷凡呼必稱之爲龍

王而以萬姓爲餅方得水

雷異

天順戊寅四月建昌熊某家被雷中堂屋尾如萬馬踏碎移大門四楹豎立廚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倒懸斗於梁上又成化乙未七月宜興西溪中三人共駕一舟行次被雷擊一人細縛船中一人頭入甕一人横閣于篙梢篙則直豎船頭上船自流

六七里縛者解羅中者出篙杪者蹐俱不死皆彷彿聞聲者言汝能改過否○康熙癸未六月十九有無錫人在壁基趁工同耕者云雷雨將至速耘完歸去其人云那怕他打去我陽物通之雷震果擊其處下身埋于土中而不死同伴亦無傷雨止衆共掘出明日載歸忽又雷震人已吸去震死于無錫案中衆聞之其人有淫惡云

山分裂

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距金沙江二里許明成化庚子五月內山忽裂中分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屹立不動西樵野記弘治中吳中蝦蟇山忽自高坡徐徐而下其行漸疾見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吡然山即隨聲而止已壓舊址數畝矣

韓侂胄墓

韓侂胄既死朝命王柟爲使函胄首送金人以謝開邊之罪且許增歲幣當時有太學生題詩于學宮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柟道莫遣當年寇準知後有使臣至金金主令往觀一墓甚壯麗題曰忠繆侯墓且釋云忠于爲國繆于爲身詢是何墓曰韓侂胄之首葬

其中也夫權奸已死之首固不足惜然大傷國體反爲敵國所侮南朝真可謂無人

土神娶婦

說聽漢景帝廟在荊州之麻山相傳昭烈下江陵時寓於中居民因祀爲土神每元旦設樂迎像入舍奉之歲更一家正統初有張氏女年十六有殊色求聘者父母未嘗輕許女每晨盥面水中有黃蓋影而家

人弼見也一日病死復蘇云初合目時儀從簇自稱麻山神來迎夫人因升輿而行半道忽憶失將梳具從者言夫人須自往取故暫歸耳命取梳具置櫬中尋氣絕父母悲甚爲肖像廟之別室祀之

噀水縛盜

正德中溧陽胡景春一目重瞳少時粥油舖中有金真道人日用油不受直道人感

之授以異術能捩雙足履帕飛騰空中嘗宿于陝西夜宿山中孤姥家姥言此地多盜不可宿景春曰止則死於盜賊行則死於虎狼不如坐以待之索水盆十隻步罡誦訣飲水斛許頃之盜二十餘人至景春盡腹中水噀之盜俱僵臥如被縛者哀祈云知是胡師聊相戲耳景春乃釋之後其子詐爲盜戲父景春行術制之子遂卒

## 酇字音義

酇字有兩音在五歌韵者音嵯在十五翰韵者音贊其字出於周禮而後爲地名字書於兩韵訓釋皆同蕭何封酇侯當作嵯音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可証考漢書地理志酇有二邑其在沛縣者音嵯蕭

何初封之邑在南陽縣者音贊光武時蕭何子孫所封而野客叢書云鄼侯皆當音贊不識何據郎仁寶云鄼有四音前二音之外一祖管切音纂一祖丸切音攢惟前二音可加于蕭何餘非其宜

牂牁

牂牁蜀地郡名葉夢得玉㵎雜書牂牁繫船杙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蹻伐

夜郎蹻至牂牁繫船于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可歸遂留王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牂牁處因改名牂牁魏畧記呉將朱然圍樊城遣兵于峴山斫牂牁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牂牁伐此樹呉晉間此語猶存今人但知郡名絕無知是繫船杙也

乞丐

句丐同乞也然與人亦可稱句稱乞漢廣川王越傳云姬陶望卿生繒帛盡取善繒句諸宮人顏師古曰句乞遺也朱買臣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又宋書明帝陳貴妃始有寵一年許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又齊書鬱林王毀世祖招婉殿以乞閹人徐龍駒爲齋又梁蕭惠開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劉希微償責

興亾數合

宋藝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全城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爲元擄先江南以巳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亦以巳卯宋亡于厓山宋興于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亡于德祐元年少帝方四歲名德㬎卽顯也顯德二字恰合廟號皆曰恭

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降於元事若相符更有異者七修類稾載斡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狀貌與藝祖絕相類其後殺太宗子孫殆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伯顏分毫無異報應不爽如此

[illegible]索彌宗殿

宣和遺事徽宗即位一夕夢錢武肅王引御衣乞還兩浙舊疆未幾韋妃誕高宗後都錢塘百有餘年錢鏐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奇又續志宋理宗一夕夢二番僧曰二十年後當還我此殿及覺以問宰相馬廷鸞馬為美詞以對理宗命紀之禹遂立碑志之不知夢稽取殿者後為五寺之基番僧楊璉眞珈主其地是其驗也德

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爲奇逆數至理
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一月兩日

弘治中洞庭東山黃訓爲諸生時渡湖覆
舟水中若有人云死却罷又若有人應之
曰一月兩日如何死得因飄至湖濱獲救
後數正德甲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到任
三十二日卒

象棋車馬

雲谷臥餘象棋中車行當從馬馬行當從車蓋馬之爲物騰踔無前縱橫如意車以轉輪邪施而行從日字格正轉輪象也有物礙之則不行尤肖車義今車直行馬行日應是後世彼此相訛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群婢不

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皆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後偶閱續博物志載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慓動一女奴臉唇瞤動訊之乃竊器者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但中有南唐

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抑書或成于宋代歟

一伏突

史言李光弼將戰納刀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偶閱顏魯公作光弼神道碑曰每臨陣常貯伏突于鞾中義不受辱乃知伏突刀名也穀梁孟勞魯之寶刀人猶知之此則世鮮

知者故錄出之

獨孤信側帽

世知郭林宗折角巾而不知北周獨孤信事令狐德棻周書載信在秦州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東漢尚風節林宗人望士人樂效猶爲恒理若信武官處偏安之世而能風動如此爲尤奇也

女儒

前秦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汝可傳受勿令絕世宋氏諷誦不輟屬天下喪亂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

人陳安壽壽周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
樵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
仕秦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
憫禮樂遺缺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
傳零落比年綴撰五經粗集惟周官禮經
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
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

宋氏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爲文宣君賜侍婢十餘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按自古無女儒韋母宋氏學行如此豈在高堂伏勝下乎雖非男子亦當俎豆千秋也

緹縈

肉刑自虞夏至漢歷二千餘年文帝以緹縈上書悲憐其意始下詔除之遂爲千古

斷此至慘之法人知漢文之仁而不知緹縈實啟之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緹縈有焉後世當置仁孝賢媛祠以俎豆之

儂家

傳奇中女子自稱曰奴家語甚俗蘇東坡詩云應記儂家舊姓西後之編傳奇者當稱儂家為雅然在未字之女則宜若婦人則竟稱妾可也

周禮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奔非踰墻行露之謂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禮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

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若以奔爲淫冶之私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

宋書與同

太平廣記載張暢嘗持觀世音南譙王義宣之摶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

昔日波下不可殺暢王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輙復斷吏因釋之宋書暢傳不載考暢與王彥譔同時而彥譔傳載蕭斌將斬王彥譔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彥譔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以沈慶之諫忽傳呼停刑令守碻磝暢鎖寸斷奇踰彥譔而休文不載何異同若此耶

○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以事繫晉陽獄至心誦觀音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此經遂行名高王觀世音經嘗閱普門品若復有人臨當被害及枷鎖繫身者但稱觀世音菩薩名號刀尋段段壞枷鎖自然得解脫合之史書所載可謂信而有徵矣

行馬

晉魏舒李高翟避位後帝賜殊禮門施行馬解者以為列馬騎于門以備行遣如朝廷之立仗馬也觀曹攄傳攄為洛陽令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以為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乃知行馬者即郡邑門前之闌馬也解為馬騎

誤矣然在漢有曹操與韓遂兩軍會語諸將請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則其名已久矣

轅門

官府衙門列木于外謂之轅門蓋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又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外向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樹木外向亦名鹿角

寡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有稱寡人者莊姜云以勗寡人是也又人臣亦有稱寡人者孫過庭書譜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躭之若此未必謝之又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皐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

天子獨以爲稱自漢至今因而不改

尾通作微

彝與鳥獸孳尾史記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古尾微字通用論語微生高微生畝班固古今人物考作尾生高尾生晦又戰國策與莊子亦作尾生而薛方山四書人物考微生高即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水至而死者未識何據

過海封王

明嘉靖中郭給諫汝霖使琉球錄載風濤之險景物之奇不必言中一條云舟中艙數區貯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前刻天朝使臣某人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不可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庶使見者取其銀物而置其柩于山崖使後之使臣得

以因便載歸奉使者其危若此亦可畏矣

五國城

宋徽宗崩于五國城向不知在何處考之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北至燕京三千三十里三萬衛在開原城內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愼氏地隋曰黑水靺鞨唐初置黑水府元和以後服屬渤海金初都此後遷于燕京

又金遼志云五國頭城有宋徽宗墓在焉則和議成而梓宫返者蓋以空櫬紿宋爾

奇計却敵

古人以兵力寡弱遇強敵猝至而能却之最奇者有三諸葛亮在陽平魏兵二十萬奄至孔明大開四門焚香洒掃而走司馬懿劉琨在晉陽胡騎圍之琨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棄圍而去此二事

人皆知之夢溪筆談載宋一事更奇元豐中夏寇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甚少人心危懼有老娼李氏得梁陰事甚詳乃撒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夏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言愈醜夏人度李終不可得又恐梁之醜迹彰著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然

# 天女使

廣銷夏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于廳忽大雨雷電墮一物于庭作颬颬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爲天女使五六年始能漢語問其鄉國不能知但云故鄉貧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爲雷取上俄隋希閔庭中

天女相偶

魏書聖武皇帝諱詰汾田于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謂帝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訖而別及期帝至田所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子孫相承當世為皇帝遂去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女子墜庭

林居漫錄新城王氏自嘉靖巳未見峯司農起家相繼登甲榜者不絕冠裳之盛海內無兩傳司農曾祖自某縣避地新城依某氏一日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墜言我某縣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已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遂令諧伉儷今之躋華要登顯秩者皆初

之所出也其事若惟而司農弟立峯民部載之大槐記中當與帝武空桑並傳矣

竹中人

小說載夜郎侯事云有女子浣紗聞竹中有聲剖之得一男收而養之後封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賜以王印又異苑建安有篔簹竹節間有人長尺許頭足具又鄱延有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二翁對弈

避役

南方有蟲名避役一日應十二辰狀如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于籬壁間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段成式從兄常覩之○蛇醫即蜥蜴

擊甕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

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醫爲親家焉

擔生

有書生路逢小蛇因收養漸大生每擔之號曰擔生後不可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

四十餘年蛇如覆舟號爲神蟒人往澤中必被吞食生時老邁經此澤畔人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無往時盛冬寒甚生謂蛇藏不出遂過大澤壇之忽有蛇來逐生尙識其形色遥謂之曰爾非我擔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廻至范縣令聞其見蛇不死以爲異繫之獄斷刑當死生私忿曰擔生養汝翻令我死汝何負義其夜蛇遂攻

陷一縣爲淵獨獄不陷生乃獲免

蛇吞鹿

有人遊瞿塘峽時冬月草木枯落野火燎其峰巒連山踏谷紅燄燭天忽聞巖崖間轟然有聲駐足伺之見一物圓如大囷墮于平地近視之乃一蛇也遂剖而驗之蛇吞一鹿在于腹內野火燒燃墮于山下所謂巴蛇吞象信乎有之